

从复调理论看《献给爱米莉的玫瑰》

刘 佳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 要】复调理论是俄国哲学家、文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最早提出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威廉·福克纳的著名短篇小说《献给爱米莉的玫瑰》进行重新解读。解构这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印证了复调小说理论的某些观点——对话,主体性,环境描写和叙述时间。

【关键词】《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复调理论;对话;主体性;环境描写和叙述时间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3-0035-04

1 引言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小说家。《献给爱米莉的玫瑰》是福克纳写的第一篇同时也是最有名的一篇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福克纳以卓越的艺术手法,在短短的篇幅里融入了极其深刻复杂的内涵。细读这篇小说,发现作者的创作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某些观点。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运用复调理论对这篇小说进行重新解读。

复调小说理论(the polyphonic theory)是俄国哲学家、文论家巴赫金在考察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复调”原本是音乐概念,源于希腊语,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巴赫金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并将其引入小说理论,使之成为蕴含丰富类比和隐喻涵义的一种小说理论的基本术语,也因此为文艺评论界提供了一种理解小说的新的批评视角。

2 叙述者的多声部对话

复调小说展示多部声部的世界,小说的作者不支配一切,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都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加对话。因此,对话是复调小说的基础,它作为巴氏学说的哲学出发点和理论归宿,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者尤为重要的核心位置。巴赫金认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1988:29)在这里有着“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个统一的事件中。”(1988:29)这个观点在《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叙述者的声音中得到印证。

该小说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复数的叙述者“我

们”来讲述故事,“我们”代表的是生活在杰弗生镇上方方面面的居民,主要是社会上的成年人。这里的“我们”谙熟本地风情和南方传统,对爱米莉的家事了如指掌,是理想的叙述者。但仔细分析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我们”的眼光并非客观公正,“我们”实际上是一群散布流言蜚语,对爱米莉的生活说评头论足的镇民。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和背景,有不同的理解能力、情感、价值取向以及审美经验,所以“我们”对爱米莉的看法大体一致又心态各异,“我们”讲述的声音就显示出复调的特征,也因此有了爱米莉的故事、“我们”自己内部组织的故事、“我们”和爱米莉的故事。各个故事交叉融合,相互补充,勾画出爱米莉与世隔绝的、不顾现实变迁、一味坚持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的顽固;写出她的爱与恨、她的倨傲式的高贵和对负心恋人的无情报复。不同的声音融汇成一个立体的主调,从各个叙述角度记录爱米莉长达74年的一生。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全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既有对爱米莉的房屋描写,也有对镇上居民对她去世的心情的表述和叙述者的评论,还有对镇上议员因她欠税问题同她交涉过程的回忆。这一部分的行文读起来似乎是叙述者自己的声音,是叙事声音中的主旋律,可以说是“他”的声音。而在后面四部分中反复出现的叙述者的声音却是“我们”以及“他们”的声音,事实上“他们”也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例如第二、三、五部分的“我们”和第二部分中代表不同人物的“他们”,都是指我们镇上的人,第四部分的“我们”又是第一段中“我们全镇的人”中的“我们”。在第三部分中“他们”所作即是在第四部分中“我们”的所为。总之,所有的声音,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汇成了叙述者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代表了小说中那个南方城镇(杰弗生)的居民对女主人公爱米莉的观察和看法。

正如巴赫金所指出,当不同的声音进入对话和交锋时就会演出生动的事件。这篇小说也正是由于融合了不同镇民的声音才会演绎出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如气味事件中,妇女们嘲讽道:“好像只要是男子,随便什么样的男子,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似的。”一个向法官申诉的男子,温和地说到:“法官,我们对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过问了。我是最不愿意打扰爱米莉小姐的人,可是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年轻人说:“这件事很简单,通知她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不然的话……”法官斯蒂芬斯说:“先生,这怎么行?你能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又难闻的气味吗?”于是,第二天午夜之后,有四个人穿过了爱米莉小姐家的草坪,像夜盗一样绕着屋子潜行,沿着墙角一带以及在地窖通风处拼命闻嗅,而其中一个人则用手从挎在肩上的袋子中掏出什么东西,不断做着播种的动作。他们打开了地窖门,在那里和所有的外屋里都撒上了石灰。等到他们回头又穿过草坪时,原来暗黑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爱米莉小姐坐在那里,灯在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一样。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过草坪,进入街道两旁洋槐树树荫之中。一两个星期之后,气味就闻不到了。

镇上居民的声音引出了“他们”与爱米莉的冲突,带领着读者走进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情节,如“而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镇上的人想起爱米莉小姐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终于变成了十足疯子的事,都相信格里尔生一家人自视过高,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爱米莉表示怜悯之情了。”“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们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莉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不论是教会牧师访问她也好,还是医生想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好。正当他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他们只是说:“可怜的爱米莉,她的亲属应该来到她的身边。”“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莉’,就交头接耳开了。他们彼此说‘你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当然是。还能是别的什么事?……’而这句话他们是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他们等到爱米莉体面地入土了,才强行打开了那个房间”。

以上叙述中,他们、她们、老人们、妇女

们”还有“人们”以实际行动真正参与了故事的进程,而他们诸多的声音也因此融入了叙述者一个的声音,演绎出如此众多的事件——葬礼,收税,“气味”事件,失踪,32年前父亲的死,恋情,买毒药,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将小说叙述声音的复调特征归纳为:妇女们的声音+老人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叙述者的声音。

这与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论点是一致的。巴赫金指出:“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的意志的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识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1988:33)这也正如发生一个事件后,新闻记者不采取自己报道的方法,却分别采访许多当事人与见证人,让他们对着话筒讲自己的所知。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的对话是全面的,渗透到整个小说的各个方面。在《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第二部分中,叙述者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莉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莉,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马鞭是美国父亲用来保护女儿免受不欢迎的追求者的武器,爱米莉的父亲就是这样将女儿的追求者一律拒之门外。在这“动人的画面”的描写中,我们听到了两种声音,一是公开表达的对于爱米莉的怜惜,更多的则是隐含在字里行间地对于他们家族的傲慢、父亲的专横、女儿的依赖与顺从的嘲讽与无奈。同时也暗示了爱米莉缺乏主见和主权。所以她父亲去世以后,她不堪打击,内心不敢承认这个事实,连续三天拒绝掩埋父亲。“那时我们并没有说她疯了。我们相信她不得不那样做”,这表明当时镇上的人能够理解爱米莉的心情和处境,可现在回想起来,尤其是结合后来发生的事情来考虑,我们则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那就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说她疯了,而实际上那时她已经疯了”,这就是为什么她后来将她喜欢的、但又不能与她长相厮守的黑人荷马·白伦毒死在她亲手布置的婚床上,而且与其尸体同床共枕的前奏。(王敏琴:2002:69)

3 主人公对话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也

体现了复调的特征。这篇小说主要涉及两个人物。一个是爱米莉,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化身,一个义务的象征”,是历史变革中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一个缩影,她代表着大势已去的南方种植园主及贵族势力,是旧秩序、旧道德准则的化身;另一个人物是霍默(爱米莉的情人),他健康开朗、四处游走、见多识广、及时行乐和缺乏责任,他是北方新兴文化的象征,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这两个人物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便发生了极度紧张和极其尖锐的交锋并产生对话,形成复调,以至演绎出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

此外,女主人公爱米莉小姐,作为个人意识极强的个体,她既自傲又自卑;既独立又依附;既倔强又软弱的矛盾性格使她内心始终充满矛盾、充满不同意识和思想的交锋,因而也构成她紧张的内心对话。例如在她父亲去逝以后,她却告诉来拜望的人她父亲并没有死,并且一连三天都拒绝埋葬尸体,直到最后人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才垮了下来,同意埋葬父亲。作为美国南方贵族出身的艾丽小姐从小生活在父亲的庇荫之下,而父亲去世后,她从贵族公主的显赫位置上跌落下来,心中一定是万般的不情愿。小说里说道“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一无所有,就好像人们常常所做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她拒绝埋葬父亲,可见她当时的心境非常矛盾,也因此会产生多种声音的对话——“父亲死后谁来保护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怎么生存下去?”甚至是“再有追求者上门又该怎么办?(以往都是父亲拿着马鞭将他们赶走的)”……而叙述者“我们”也是因为听到了她内心的多种声音才会有接下来的感叹,“我们相信她这样做也是控制不了自己”。

4 主体性

主体性是复调小说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它是针对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言的。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指出,复调小说的主人是同作者处于平等地位的独立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同作者平起平坐,关键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有很强的主题性。他们不是根据作者的思想 and 观点来评价表现自己和世界,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评价自己和世界。这一观点也暗合了主人公爱米莉的性格特征。

爱米莉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她无法接受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世界的变

化,因此她把自己主观意识中的时间与外界断裂开来,用自我意识的时间代替客观世界的时间。她企图使时间停止在过去并拒绝面对现实,她妄想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颠覆客观世界,用成为历史的规则来指挥现实世界的运行,自始至终,她都以自己的方式永不妥协地对抗着外在的世界。例如第一部分中她和镇上收税代表的一段对话,非常深刻地体现了她的主体性:

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过了。或许你们有谁可以去查一查镇政府档案,就可以事情弄清楚。”

“我们已经查过档案,爱米莉小姐,我们就是政府当局。难道你没有收到过司法长官亲手签署的通知吗?”

“不错,我收到过一份通知,”爱米莉小姐说道,“也许她自封为司法长官……可是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

“可是纳税册上并没有如此说明,你明白吧,我们应根据……”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

“可是,爱米莉小姐——”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将近十年了。)

“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应声而来。“把这些先生们请出去”

除此之外,在故事的第二部分,当她家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让小镇上的居民意见颇大,忍无可忍时,她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容。故事的第三部分中,镇民指责爱米莉的恋爱有失体统,她干脆与霍默出双入对,一起坐马车出游,“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

以下是她买毒药时的场景,她的语言和表情无不体现着她唯我独尊的主体意识:

“我要买点毒药。”她说道。

“知道了,爱米莉小姐。要买哪一种?是毒老鼠之类的吗?那么我介绍……”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种类我不管。”

药剂师一口说出好几种。“它们什么都毒得死,哪怕是象。可是你要得是……”

“砒霜,”爱米莉小姐说,“砒霜灵不灵?”

“是。砒霜!知道了,小姐。可是你要得是

……”

“我要的是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旗子。“噢噢，当然有，”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爱米莉小姐只是等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是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

5 环境描写和时间安排

复调小说对环境的描写也是独具一格的，它带有主人公强烈的主观色彩。在这里，环境往往是主人公意识的外化，主人公心理的外化，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具象化。“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而净。只有爱米莉小姐得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桀骜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爱米莉的房舍象征了即将灭亡的陈旧事物，但他们就像爱米莉一样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就像主人公爱米莉一样带有强烈得主观色彩。

福克纳在这篇小说里运用了时间倒错的叙事

手法，将故事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正常时间顺序完全打乱，建构起的是一个看似凌乱破碎、毫无逻辑可言的时间序列，这与复调小说的时间安排也相吻合。因为复调小说里的时间也常常都不是按照日常生活的时间流程循序发展，而是跳跃的、突变的，这主要是为了服从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心理。在这篇小说中，福克纳没有按照传统的线型故事时序发展故事情节。他打破了故事情节的时序和逻辑联系，时间在他手里被撕成碎片，然后又“任意”拼贴在一起，重新够成一幅奇异而完整的图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度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吉恩·斯坦因，1980：274）。这种“随意堆砌在一起的碎片”安排对于表现主题和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时间倒错的叙事时序恰到好处地成为爱米莉错乱混杂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对照，非常贴切的反映了她自我意识和心理。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无论是对话性，主体性还是环境描写和时间安排都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一些特征不谋而合。这为读者理解此小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阅读方式，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独特理解参与小说的再创造，并得到阅读的快乐。与此同时，复调理论也赋予了这篇小说更多的特殊魅力，使之产生了更加和谐统一的美学效应。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Bakhtin, M.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2]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3] 程正民.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4] 吉恩·斯坦因. 福克纳谈创作. 福克纳评论集[C].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1980:274.
- [5] 王敏琴.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叙事特征[J]. 外国语, 2002, 2: 66~70.
- [6] 威廉·福克纳.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陶洁编)[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Revisiting *A Rose for E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phonic Theory

LIU J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polyphonic theory was first presented by the Russian philosopher and critic Mikhail Bakhtin in his seminal work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By taking it, this paper aims to reinterpret the famous short story *A Rose for Emily* by American novelist William Faulk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yphonic theory.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novel has confirmed some of the principles of Bakhtin's theory, including dialogue, subjectivity, circumstance description, and narrative time.

Key words: *A Rose for Emily*; The Polyphonic Theory; Dialogue; Subjectivity; Circumstance Description and Narrative Time

(责任编辑:张俊之)